

T5-362/2113 (12)

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程洺水先生集

卷十五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齋孫至遠邇行重訂

賀江東運使

擢從庠事，典領漕權。仰窺牛斗之間，福星移次。知有絲綸之下，瑞節來臨。先聲霽彭蠡之波，喜氣動鍾山之色。竊以天開興運，月屬亡胡。方當屯雲掃電之秋，采重輓粟飛芻之寄。倘陸運則調夫無序，而盡廢於耕織。而水漕則藉舟太苛，而坐斷於買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程洺水先生集

卷十五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啓

賀江東運使

擢從庾事，典領漕權。仰窺牛斗之間，福星移次。知有絲綸之下，瑞節來臨。先聲霽彭蠡之波，喜氣動鍾山之色。竊以天開興運，月屬亡胡。方當屯雲掃電之秋，采重輓粟飛芻之寄。倘陸運則調夫無序，而盡廢於耕織。而水漕則藉舟太苛，而坐斷於貿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珍藏印

程洺水先生集

遷且曰民力所未暇言而於吾事亦將何繼自非
出奇智於斜谷安能足食而人不勞要當有定畫
於關中豈特饒繼而歲甚久事旣行而力未竭故
役雖數而本不搖苟非其人孰任此責某官風采
聞于寰海行誼輩於前脩有實有聲負蓋世之名
而又懷經理之具入麤入細足鎮物之量而又長
通變之才自昔立功業之人必兼全軍國之畧帝
難其選公爲此來得相繼之二賢無可憂之一事
剗物鋒鏖旣足以當其劇護國氣脉復有以寓其

中贊成雋功歸報明主伏念某情不量其才力妄
有志於功名百慮火煎一命冰薄頃年應舉雖嘗
首擢於春官一日探籌顧乃卒從於下乘雖欲自
愛明月之寶不肯輕爲莫夜之投未識提携將安
歸宿不復羨春風之力或能收歲晚之功患好爲
師正犯孟軻之戒學有宗主今依夫子之尊進當
求竭於兩端退乃可傳於一貫瞻言征祭倍切搖
旌士之北面滿門庭寧獨拒互鄉之子道之元氣
入肝膽其敢畔闕里之門

賀丘告院

恩粲出綸、職清典誥、淳化而上、地實近於禁嚴、大
觀而來、官獨稱於事簡、選用惟德、班行益尊、某官
器量、曠然時名、籍甚、英發有餘、而不爲激厲之事、
虛恬不競、而實懷康濟之心、學力自他日之過庭、
賢者必吾身之、有子、爰從縣綬、來列朝紳、不知玉
筍之高、但覺綵衣之樂、所謂榮者、正在是乎、子旣
仕而父欲休、未用誦昔人之句、周拜前而魯在後、
誰當揚盛代之芬、某自許納交、日知蒙潤、東亭祖

餞行有登仙望遠之觀，滿朝郊迎，咸起後來居上之美，勿緩汝墳之發，諒深宣室之思，道之行歟，嚴徐之召已急，天其或者，王貢之冠可彈。

賀丘樞密

帝思舊敬，朝登大臣，再領陪京，一新使命，旣洽周邦之願，更懷異域之心，竊嘗數往以知來，每嘆亂多而治少，倘天心之未厭，當世變之或萌，必生其人，以善厥後，桐宮之變有伊尹，殷監之變有周公，浩然往聞，暨我昭代，方英皇出繼之始，允賴范韓，逮靖康出從之時，亦資李趙，頃者無故，乃輒造端，裔戎之禍忽興，姦臣之事繼起，沔水之癰疽未決，淮壖之瘡痍未消，誰爲國憂，恃有公在某官，魁傑

一老更歷三朝用舍繫中外之重輕進退合聖賢
之出處初同賈傳弱冠而獻忠言晚比渭濱黃髮
而佐基命是皆天意夫豈人爲經綸徧於江湖忠
信行乎蠻貊疇謂回紇之多詐獨諒子儀之至誠
使片言而或行將百世而可恃止非或尼胡遽不
悅於小人義豈終辭今顧急求於吾子雖志足以
御六氣之辨道足以濟萬物之觀不軒不冕而內
樂自榮非石非金而至仁自壽然上天之責孰任
而蒼生之望方顛顧堅臥丘樊猶足爲宗社之鎮

矧出臨要害固宜消姦宄之心威靈遠暢而荒忽
懷恩信不渝而流離復倘蜀有闕果何煩劉潼之
行若黥在朝自可聳淮南之聽蔡邕既定晉公可
歸雖幸儉壬之亟除毋謂太平之坐致繼自今者
必有事焉吏習弛而民力窮國計空而軍政壞若
是數者須公一來某自始有聞爲喜不任千里懸
隔一紙稽遲夫子不功心固已得行其道矣諸生
且待我夫豈剽言此猾哉

賀鄒給事

幕府策勲宸廷進律赤丸夜語。習聞狺狺之鳴。白羽徐揮。聊正鯨鯢之僂。竊以安民孰急。去盜爲先。蓋狼莠不除。嘉禾曷茂。虎狼旣盡。羣生乃蕃。故虞書明姦宄之刑。魯誓申寇攘之法。非徒嫉惡。亦以移風。然吏道以簿書期會爲常。莫知應變。儒者以章句文字爲學。孰能知兵。自非經世之全才。寧有驚人之偉績。某官氣姿卓犖。智畧雄明。由言語侍從之臣。爲禮樂詩書之帥。熊旂豹尾。仁風已扇於

列城龍戶馬人美化更孚於絕域。然疆理控滄溟之險。而風波多姦盜之虞。自昔以然。不時而動。萑蒲叫嘯。輒曹伍以成羣。水陸跳梁。常出沒而爲害。小施英畧。悉殄羣凶。長劍利而水剽蛟龍。暴鱷除而陸全犬豕。騰歡誼於萬里。下褒璽於九天。某素辱眷知。尤深贊喜。馳慶方脩於訟語。鳴謙首賁於珍函。開南嶽之雲煙。暫敷德意。卷中原之氛祲。政藉威名。頌詠惟勤。敷宣罔旣。

賀趙徽州

曉朝丹闕嘗隨冠劍之塵。春入黃山。今照旌旗之影。方念拂縑而自贊。顧蒙蜚翰以相先。有懷恭梓之言。寧免負芒之媿。某官家承懿學。天子長才。唯能。沉。浸。於。古。今。是。用。發。揮。於。事。業。早。膺。妙。簡。亟。筮。周。行。鷄。舌。含。香。僉。共。期。於。得。路。虎。符。分。竹。乃。自。請。於。爲。州。惟。是。新。安。今。爲。屏。輔。洞。深。雲。紫。昔。賢。嘗。慕。於。空。仙。人。悴。烟。青。近。歲。不。知。其。生。聚。自。聽。顯。除。之。命。咸。興。來。暮。之。歌。今。者。卜。日。開。牙。諏。辰。布。政。澄。光。

拖練頓清門外之溪，喜色映人，更好城頭之柳。其
無從望履，徒切搖旌，與田野之氓，雖竊傾於善狀，
選郡國之表，諒難久於偏州。贊頌惟勤，形容莫既。

賀正

風從艮至，巳占歲首之祥。璽自燕還，更侈天申之
瑞。鰲抃方騰於廣內，鴻休已徧於寰區。某官受氣
英奇，逢辰熙洽，道運旣參於元化，功名宜叶於泰
交。紫泥封五色之綸，夜從天下；丹闕映千絲之柳，
曉入班行。某尚阻馳牋，首勤飛翰。我欲持杯爲壽，
莫陪樺燭之燒空。公其增驛以行，願副華林之設
席。心之所向，言不能宣。

賀商侍郎

光靈赫奕，顯授峻嶒。虎帳儲須，雖領計度江淮之
使。蛾眉班綴，已是通明殿閣之仙。使指有華，民曹
亦重。恭惟某官，議論上到千古。風流自成一家。山
林廊廟，固亦何心。鍾鼎旂常，不可無我。僉志所屬，
上意匪虛。驛騎傳音，柳營動色。濟時之務，必濟時
之勝。殷浩何得固辭，與人同樂。則與人同憂。謝安
正恐未免。某趨承已日，敬仰清徽。觀庶事之當憂，
豈片言之可既。事易於暫，而每難於繼。兵貴於恤。

而亦惡於驕行且。追臯夔之上風。夫豈計管簫之
近利。然今可以論思獻納。不可謂之遠臣。繼此或
有謀謨建明。是必出諸執事。

謝丘樞密

受殊異之知。寧俟薦揚而後見。卻紛拏之請。獨能
意向之莫搖。旣無煩挾貴之書。復不事陳情之牘。
是直期於古道之振。夫豈徒爲世俗之云。喜動慈
顏。誼激壯膽。輒紆胷臆。少露話言。伏念某分無孝
基。必貴之資。徒抱虞翻不媚之骨。竊攷自脩於平
日。未嘗輒悖於古人。其爲學也。脫落注牋。簡斥枝
葉。擷百氏以自恣。漁六籍以爲歸。植其志也。顧飭
宮庭。激昂氣節。頗欲自立於當世。不忍苟同於衆。

人一生習習四十年十事往往八九失。蓋年齒若
孔文舉已能論薦於禰正平。今歲紀如歐陽詹乃
方求知於鄭相國。倘或者有一旦之遇。則亦何計
十年之遲。惟每觀今時事勢之難。已無復前涂徼
倖之望。弄琴徽而邀月高。謝世紛開詩卷。以臨風
靜陶天性。唯是戶門責重。庭闈望深。况內跡儲蓄
頗不污凡。而外量氣力。亦復徤武。悵此日之可惜。
欲乘流而且行。奈何涉世多疎。受資甚僻。方當俗
好馳騫之地。每懷天下深長之思。閉門造車。嘆未

盡古今之變故。臨岐正轍。恐復無先後之規模。低
回事機。拘孿世法。進而拱挹。堦除之下。大要不過
寒溫退而雜。選寮案之間。僅能相與酬酢。初無小
異。自拔常人。何所見聞。忽勤顧盼。期望宏遠。教誨
綢繆。問念累及於親輿。區處不遺於歲刻。凡所蒙
被。莫知自來。念薦紙之五番。疇不能集。獨師門之
一履。寔足爲榮。某官孤忠耿於一天。雄名重於九
鼎。有若治亂廢興之變。已照燭於胷中。故凡康濟
平定之規。可轉圜於掌上。用而未盡。舉以爲疑。十

年從綠野之遊。一日爲蒼生而起。惟抱負隆中之才畧。故淵源狹谷之事功。吉甫憲周。資兼文武。姬公分陝。身任安危。敵情最深。終不逃裴度之踰度。戎心雖詐。亦洞知子儀之至誠。片言鎮舉國之浮。一身爲四海之蔽。雖山林夢想。每欲往而輒畱。然鼎鼐勛名。終未償而不已。念懸冰之鑑。已非世之可及。况相馬之法。於所闕以尤多。啍啍誕誕者。或取其小才。犖犖沈沈者。又觀其遠器。不以細行廢物。不以兼長望人。唯是天之降才。物亦多類。犇逸

之足。或可致千里。曲謹之夫。不能守一銚。故懷尺寸之技者。多挾以爲姦。而乏尋常之資者。又愚而無用。貪者好貨。刻者戕民。迂僻之士。不可語圓機。智詐之人。難與臨大節。浩浩烟海。悠悠塵埃。固應不快心者多焉。姑用半開眼而已耳。宜得茂異少副高明。又况上無公言。下無特操。難於求舉。莫甚此時。夫何兼收訖成。濫取愛之。至故譽之。亦至未免過情。許之深。則責之必深。懼不勝任。外觀美矣。自視歆然。文學徒潤其身。而政事乃及其人。敢不

佩先正之訓行誼既脩於家而風化可覃於國更當師古人之言是或可勉焉亦有難能者望神仙家三館之地正坐骨凡乏韓魏公四面之才曷應時用顧此事誰與料理恐我公終費安排或洗昏而發蒙或推前而輓後然下之事上猶未見於功業而上之觀下特有取於語言寧知衡聽之差悉自舌端之悞後談無當馬謖得以惑孔明實論未孚尹緯無以動景畧雖驥蔑以自言而執手然許靖以不言而致身取其虛名夫何殷浩之欺世愛

其實學又如張禹之誤君歷攷載傳類難差擇載念宿昔有意依歸未知承學之方驟拜舉貞之賜竊甚慚於素志終有望於嚴師其謹當書子張之紳避曾參之席佩而勿失依以有行陽鱗魴魚夫既取大而遺細神龍蠓蚋豈其舍已以從人要當匿光景於無聞抑又付乘除於有數渴如可忍固當師後飲之人事或投機亦不避得時之駕凡昔人之所已致與今日之所得爲雖不敢矯激而取名亦何忍苟容而爲說能分半石髓恐可脫前生

之鈍根。濃熏一瓣香。决不墜斯文之衣鉢。

謝雷祭酒

半生學道知有門牆。往歲之官。獲親丈席。疇意棲身於郡校。芻覲除目於國師。深原設職之初。端有相維之意。蓋內學所以表外學。而小賢所以事大賢。請因賀燕之誠。併述登龍之幸。某官氣重而無浮色。道長而有遠功。文雍雍而可觀。行凜凜而莫儷。溫厚及物。所至生春。從容在廷。收譽益富。比亦徧更華序。僉曰尚鬱壯猷。抱禮樂之大全。修經綸之昌業。事變周歷。規模浸深。念非登庸。何所宣暢。

持橐籥之柄，斯可鼓春風於一陶。位師傅之尊，乃能舉明主於三代。繫時之望，非公而誰。中外帥言，旦夕企踵。某學不加進，年益見侵，入而勉爲慈親急養之謀，出則汎觀天下無窮之故。公議所在，元氣隨之。至於薦舉之端，是特蠱壞之一，未足深論以爲害。要當強力而不搖，平時自保愚衷，不謂適有天幸。凡朞年四削之集，皆諸公一諾之輕。比至垂成，乃煩料理，非所敢請也。其亦有意乎。吾嘗當舉六孝廉，已應貴戚。今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倘明公自今堅此心，而勿變，則清風所被，將何物之不沾。

謝李尚書

受存甚備，久自私恩，期望有成，復形公舉，更得黔婁之壻，竟合浮圖之尖。開其始而圖其終，與之一而繼之二，蒙被若此，稱塞謂何。允惟列科，見號良法。方溫公之首議，實元祐之盛時。至如著述之名，直爲文章之選，歷時旣久，得人益多。念昔熙寧廢於王氏，災圖再造，遺制復行。比年以來，初意輒失。

下舉既濫，上視亦輕。薦之者非負先進之重名，受之者非得後來之挺秀。寧令此選復重於時，念天下廣大而多儒，惟明公採擇而博取，如某者容塵無韻，根鈍不靈。少日讀書，自以不至底滯。壯年爲吏，此事訖墮塵埃。消磨歲時，廢耗簡札，學業荒落。既不能旋天地而轉三光，文彩彫疎，亦無以陶帝皇而繪萬彙。足未涉乎詞章之錄，目未睹乎制作之庭。帑屈馬可得數人，作者多矣。去潘陸不知幾里，果何足哉。方安寂寞之濱，忽辱光華之舉。邱牘

至郡，僚友謹言。時方恍然，莫知所自。既閱日景，乃拜文移，使公舉。皆不求而得之，則天下何有不可爲者。某官隱若廟廊之望，全然山澤之癯。焚香繙經，萬物未嘗入慮。引紙行墨，一字不以屬人。窮通此心老壯，一日當世。有若伯仲列海內，號爲文章家。鳳一鳴而世尚文，雲五色而天呈瑞。一時翰苑悉歛光，鉅千古玄機透。開關鑰等閑寶唾之落，盡堪石室之儲。薄楚詞而不騷，凌子虛而徑度。唯聚學爲海，澄瀾倒影而莫測。津涯故吐詞成林，嬾紅

曳白而不見，瑯斫欲分膏液，而漬枯槁，故引離膚而灌精深，一言流光，千金訂價，雖龍門俯收於培井，恐溝木莫任於楹，丹然已入山公之品題，當不比宋人之虛券，已作投醪之醉，敢云畫餅之饑，某謹當蛻骨丹砂，掬溜蘭室，糠粃末技，陶育大醇，敬修可爲居易俟命，功名外物，當悉付於倘來，道德初心，端自期於不負，永堅拙守，上荅深知。

其二

縣置一令，墨綬何卑，官有六卿，紫垣采峻，邈矣賢

愚之異，懸哉貴賤之分，顧謂不如欲舉以代，人言未稱，已慚可知，允惟此法之原，莫盛有唐之世，憲文具在，條目尚疎，不限厥官，咸遵此典，間從下位，輒舉近臣，有以制史而及中丞，亦以郎官而引補闕，寧如今日，悉定前章，必侍從之崇，班薦微臣之賤秩，是爲盛舉，宜屬真才，如某者，骨坐非金丹，徒在鼎，朱顏冉冉，漸移簿書如醉之塵，清夢蘧蘧，寧到風日不侵之地，徒以倚門之切，不辭歛板之羞，燕雀力微，風輒生於霄漢，龍蛇蟄穩，雷尚闕於天

門吹噓既後於春工，凌厲或堪於歲晚。憧憧孰問，寂寂自暗，不謂某官至仁根心，盛德無我，匹夫失所。若已實推一士未伸，惟進恐後，嘗試數南州之士，疇非登元禮之門。至如代已之章，曾未多見。凡昔被公之選，今皆有聞。萬邦黎獻，豈無人哉。四朝老臣，誰如公者。片言所及，舉世曰然。伯益遜于朱虎，又遜于熊羆。夫子不如老農，又不如顏子。孰識聖賢之見，不同世俗之觀。某謹當惟無曠瘼，是謂獻納在猷。畝則不忘於憂國，居廊廟則必志於澤

民。不然，自樂於山林，亦思有補於世教。愚所期者，但知不負於斯心。公其念之，或使終居於此座。

謝除宗簿

授經周禮，幼聞掌辨之官。拜命公朝，今玷勾稽之選。既虛二次而必求其上，且後一辰而始及其他。視同列以加優，見元工之特異。所慚凡陋，或污清華。伏念某唯賦一寒，遂令多慙。任安迂樸，既懶事於犇趨。吳漢重遲，復耻爲於諂笑。每當退食，惟歸奉親。飽群書汗漫之觀，玩千古興衰之故。頗激昂

於意氣亦睥睨於功名，柰何涉世之道，疎卽人之
意，少辨不知於非白，說但守於太玄。雖舉世多知
禰正平，百人何補，儻有遇或如鄭相國，一日有餘，
龍動春雷，鵬搏秋漢，物固有待，人寧不如。天開千
歲之逢，公應中興之運，畧玄黃之形色，自得殊真。
觀陽鮒之浮沉，已知決擇，頃不緣於介紹，今寧俟
於游談，然他人孰假於片辭，而我公獨察其孤立，
重恩壓頂，慈顏生春，某官道大而容，智明而不
惑，雖格天格帝，已致十年康定之功，而與賢與能，

益懋三閣招延之意，自解不調之瑟，浸開已逐之
衡，鴈譬燕霜無復雲間之信，犬眠吳月但生足下
之鼈。景星明而國運昌，腐粟紅而民氣樂，內外一
通於臂指，洪纖悉就於條綱，方當是時，宜無所事，
而乃緇衣深好，芝檢頻頒，取之布韋，復取綺紈之
族，求之位著，又求巖穴之棲，人自靈蛇，山無遺璞，
藹藹樂生於文國，雍雍悉造於虞廷，而又鑒裁不
偏，位置無爽，大者旣參於帷幄，小焉亦效於馳驅，
淹洽而有文付之論議，方正而識體任以抨彈，或

膺牧守之權。或授澄清之寄。孰堪一隊。孰堪都護。將帥之才莫欺。某能投距。某能超關。士卒之長亦見。良由先正。嘗有格言。謂天之生才。如竹之有筍。顧筍方奮。甲人雖復。石而使磐。然質已溷。虛終必干。霄而直上。此語雖聞於衆口。我公獨得於心傳。彼三吳冠帶之鄉。暨百粵卉皮之地。僻如淮甸。遐若坤維。凡在幅員。咸歸任使。才如可錄。寧問怨尤。人若無竒。難挾親故。毀譽莫行於左右。低昂不失於錙銖。蓋自更大化之初。已有用正人之奏。旣曰

散群而壞植。又云並受以兼容。心同天地之公量。納江河之大。攷輔政歷年之業。皆告君當日之辭。是以下無怨嗟。咸知奮厲。得人之盛。近代所希。上幾慶曆之時。近踵淳熙之世。唯茲簿領。頗預纂提。玉冊瑤編。書一朝之大事。金匱石室。作千載之竒觀。某敢不俯述舊聞。上酬隆遇。然此時鴻筆。豈容遊夏之一辭。惟他日青編。當贊皐夔之事業。獨念某偏親九袞。百惧一心。或於畿甸之區。稍便斗升之養。以國士待以國士報。敢謬爲戰國之言。亦夫

子步亦夫子趨真弗畔孔門之道

唱

謝除編修

宥府萃編四員二省化工特異三月再遷自冗至清以榮爲懼竊惟是職實始本朝由慶曆而命名迨元祐而立額專記繫時之政仍修隸局之條汎眎從來多處名勝如某者道不足以獲乎上行不足信於人惟知不負於初心或可仰承於異眷竊以觀人之法振古所難夫子或失於宰予姬公不盡於管叔然而或以一言決其終身暫接顧和卽許州中之令僕初蓬裴楷輒稱天下之銓衡或

指此座之當居，或斷吾生之尚見，或一語而知功名之蓋世，或微視而期文章之瑞時，是皆得於論議之間，亦或覘於辭色之頃，嘗竊嘆於是事，不復見於今人。疇知我公獨全此道，伏念其才莫當於八面，氣莫蓋於萬夫，風采無以聳聞，議論不能通達。雖鄧禹有功名之志，而謝安乏經理之才，策蹇三十年，徒行犂犢，騎鵠八萬里，孰指青冥，漫仕斗升，奉親朝夕，少已抱蓬蒿之念，行當尋水石之盟，習我公之顯庸，仰炎圖之再造，層陰解駁，麗日魏

煌，密山之玉策，昆吾之金刀，咸歸獎拔，方壺之神芝，汾陰之寶鼎，盡入選掄，可自棄捐，果蒙收采，銅章再考，俄點內班，玉牒九旬，又洵超授，泰階兩兩，真仰近於相星，公府潭潭，如夢遊於仙館，念所不到，恍若奚從，某官清和兼往哲之風，沉懿有公輔之體，先漢人物，傳家不數於韋平，中興名門，我公獨繼於范呂，姦臣旣殛，朝綱一新，痛塞佞塗，專用皇極發號，施令孚於有衆之心，登正黜邪，一本至公之道，季珪用而貪墨革，房瑄相而風俗清，上焉

以道而事一人下則以身而儀百辟兵與民而均
惠遺若邇以同恩根本內深精神外憺須特有聞
耳今幸親見之競畏恤災講求蠲賦若民生之休
戚幽隱具知凡吏牘之姦欺纖悉莫遁旣幾微之
已熟况襟靈之素高豈惟破竹之不畱所謂迎刃
而輒解萬世治安之策固已建明三邊扞禦之謀
尤爲周密粟滿野而塞自實兵隸籍而家在邊久
焉當築而未成今皆屹立而相望而又戎器精利
軍容肅齊以此固疆殆將摧敵指撝諸將蕩定中

原天或從之事不難者念辱秉記司之筆當盡書
經武之篇然而職叨列於樞機論竊聞於廊廟漏
省中之語漢法不容代有對之言嗇夫可監自非
信之至篤安能用之不疑然牛倍其芻或反疲於
羸犗而魚設之網亦何取於離鴻某敢不嘿守如
瓶思不出位問焉而後對寧勦說以犯嫌退則曰
無聞敢騰口以爲利至若苟有聞見亦當亟以啓
陳如懷隱情是孤隆委雖然終恐不勝於任使必
將自速於愆尤比顛躓之已聞豈生成之始意因

控大鈞之謝，敢伸小已之私。比列朝行，適多偏侍。惟某有母，其年獨高。生於戊申，八十有八。求之族黨，百無二三。家本冰鄉，日懷雲塢。營釜之日已短，侍履之日尚多。遂其終養之心，假以便安之粟。某欲報之德，莫宣諸辭。嘗因世道之遷，具述人情之變。善柔可喜，徒能附勢於平居。剛峭難親，或可同心於緩急。願保松筠之操，仰酬雨露之恩。

謝執政

暮年濡轡，未睹殊功。一日敷緝，亟還舊列。久矣仞牆之去，重茲化治之歸。有心爲銘，無辭可寫。伏念某妄嘗有志，情不自量。所信惟書，初謂古可追。而今可變，旣投非玉。遂欲水之北而山之南，忽光華千載之逢，乃特達一朝之遇。援不由於尺寸，拔輒自於尋常。恍若仙遊，嘗來天上。俄焉夢斷，又墮人間。况自引蓬萊之風，寧復近長安之日。拊黃梁之枕，已覺皆非。還赤水之珠，乃驚故在。孰爲此者，豈

無自哉。某官久握政衡，深原治體，謂百年南北未明離合之機，雖一日天人已底和同之應，思汜中興之業，聿圖可用之才，况久矣舊疆，尚使復還於圖籍，則已收下士，豈容輒外於陶鈞，惟吾心素定於權衡，故人品豈差於冠履，念昔年將母，恨已隔於三生，顧今日酬恩，願豈忘於九隕，斯文未墜，此心奚窮，某敢不登白事之堂，思招才之館，驚歲華之晚矣，念志業之茫然，皎日行空，遇不儕於餘子，白水可誓，報敢同於衆人。

謝丞相

粵自徃冬，甫還使節，曾未滿歲，疊拜除書，矧如紙尾之銜，端若冰條之結，孰司元化，稽首我公，伏念某生於沍寒之鄉，稟此嚴凝之氣，少從諸老，雖欲自期於古人，壯困長途，無復有志於當世，望絕觚觥之雙闕，夢遊烟浪之五湖，蓋經百戰，以無功，馬亦憊矣，若欲一鼓而作氣，人皆難之，乃大明芻蕘於中天，而沛澤滂流於下地，半世土牛之鈍，一朝鷓鴣木之飛，友朋相慰而誦言，道路旁觀而嘆息，某

官自臯夔而後與伊呂者侔環觀嘉定之規模宛
若建隆之氣象蓋中興九十載塊土未還今山東
二百州版圖日至一鏃靡煩於力戰銖錢不費於
大農獲元豐受命之符鴻休掩古典辛巳明禋之
禮祥光燭天牧人屢獻於豐穰太史頻書於大有
顧千年勛業已如赤鳥之明而一念忠勤更切緇
衣之好有如孤卉尤軫至懷謂其自入恩陶行將
十載憫其尚墮塵土孰借尺梯雖幸其齒髮之未
衰終憐其日月之易逝必也養其平生不屈之氣

庶可責其他時有爲之功是以不限尋常用昭隆
特聞者爲之興起受之寧不激昂其敢不長懷未
報之恩益厲可爲之節彼皆越石也率無厭而負
齊相之知當如公哲乎不以仕而畔夫子之道

壬申冬至

隋朝有制肇三呼舞蹈之儀唐室盛時侈萬國梯
航之貢矧璧奠肅璿穹之歲而金穰開寶典之年
天挺人英慶同國祚某官稟正元之氣叶平治之
期靜以合陰陽之和動以應風雲之會金蓮視草

玉案橫麻碧落天高望五色非烟之彩乾元殿下
領千官仙杖之班某自墮凡塵心依愛日鹽調羹
鼎已占梅信之先春冰漲威凌更挹湖光而爲壽

癸酉正旦

帝車回寅天籟動震記楚俗懸葦之旦續詩人獻
壽之篇某官翠閣班仙紫微天近龍樓風迥樂聞
九奏之音雉尾雲開燈映百華之彩芝泥香潤椒
頌光浮某偃蹇松寒稽畱梅信借一氣薰陶之力
散五湖浩蕩之春麟鳳來游玉案遙瞻於瑞謀後
貌不動金爐長惹於祥烟

交代朱寺正

雲橫墨嶺陰分同社之榆日射金門轡接朝天之
騎乃一官之授受又此日之後先天其從之人所
欲者某官高明而忠厚敏給而惠和四海名門旣
舉華於地望六經正統更享譜於家承爰求人物
之間遂列班行之上頻年趨陛夙殫父教之忠一
日分符復在先游之地悵英風之已邈乃遺直之
未忘有此象賢付之便郡方諏辰而布政亟改命

以乘車梅破溪橋好載馳於澤國柳濃禁籞看促
覲於天墀某飛糝在前匿瑕有待此時執贄姑寄
意於筆端卽日過都尚論心於關外其爲詹詠莫
盡形容

回交代

心如指斗蓋幾年在君子之旁袖有更書乃今日
繼賢者之後墮在明月之素瀏如清風之和仰惟
古人金石之交寔爲異代雲仍之好宣之尺牘悉
其寸心恭惟某官以五百年名世之才值千一載

難逢之會章明竑偉以養其器峻潔廉厲以方其
身小試鋒鋌賸有聲價今當謝去肯復留鱸集之
堂行且召歸卽穩上巢鸞之閣某資薄而難任根
鈍而不神忝竊一官徘徊十稔愼後圖之莫計賴
前事之可師秋水芙蓉行且望精神之峻歲寒松
栢當益觀風誼之高

回請舉士人

朝廷重進士之科郡國舉興賢之典蓋將備邦家
他日之用夫豈爲聖開一日之榮况夫學成而行

益尊實克而名必著。此固自然之理。初非適至之
逢。伏惟新貢省元。厲志起家。壯懷許國。頃嘗少却
今當怒飛行。見發紆深藏。條具大對。陋孫弘之曲
學。同董氏之奏篇。凡異時得君而行之。皆今日悉
意以陳者。斯望不淺。吾黨與觀。某猥辱曳裾。更塵
點翰。征騎衝梅香而去。勿遲帝所觀光之行。青衫
趁草色而歸。當致郊外稱迎之喜。

回龔撫幹

玄冥謝去。青燁徐驅。凍解東風。未覺馬蹄之滑。梅
開北岸。更添詩思之清。方此春時。宜于征旆。正欲
一介問行李。已驚五色墮珍。亟籍甚先施。凜然不
敏。恭惟某官。如九苞鳳出。而寓宙文明。如一角麟
生。而史冊書瑞。石渠流水清泚。蓬山雲氣霏微。是
皆神仙之巢。以俟名勝之士。當年爭看。研得廣寒
宮殿最高之枝。今日共期。著在紅塵風日不到之
地。某器薄難用。根鈍不靈。方自深倚席之慚。敢例

發無羶之嘆。丹陽門外。當爲三肅之迎。舞雩亭前。尚快十年之讀。

回冬至

曉瞻天闕。雲有祥光。晝候曦庭。彩舒美晷。歷七日而始至。萃百嘉而對時。某官德稟陽和。道隨剛長。惟其神而莫測。吏畏層冰。凡所欲以皆從。民懷愛日。人望攸屬。帝祉匪他。某學愧時新。心驚節換。幸一官之所好。悵百里之相望。修履至之儀。已慚落後。拜璜招之賀。所願居先。

回程知縣

製錦亡功。未能滿秩。司綸有命。忽拜誤恩。忝冒惟深。吹噓不淺。屬方叢於百冗。曾未奉於尺書。顧屋宗盟。特先華翰。高誼凜松筠之節。英文絢桃李之容。至若儷詞。益慚過禮。中牟課績。已騰尤異之聲。密縣徵賢。行有同朝之喜。

回魏少監

退朝花底。嘗同輦路之塵。問訊梅邊。行看仙舟之舉。愧濯纓之在後。辱摛藻以相先。敬觀陳義之高。

伏想論交之屋，某官鄞江秀氣，相國名家，遡其淵源，已漱詩書之潤，見諸盤錯，復高政事之科，中外踐馭，勛庸赫奕，念不見者，滋久，盍遄歸而勿遲，魏闕天高，已新承於雨露，吳江地近，更孚聽於風雷，某甫畢三年所期一障，習拜九霄之命，俾司八郡之儲，優倡劣隨，諒難追於逸駕，告新必舊，庶不辱於前芳。

回岳運使

千官拱闕，嘗託好於連牆，列道建臺，復分輝於鄰部，方襃賤而自幸，俄蜚翰以相先，風誼亘然，菁華賁甚，某官奧篇如響，迅筆不休，年少而達時宜，未多才子，機明而中事會，不數新豐，自登文石之班，丕簡嚴宸之眷，踐馭滋久，聲實浸宏，亟正星闈，俄叅樞極，念方漕關中之粟，遂輒爲江上之行，荒碑慨想於前朝，老卒尚談於先烈，趨綠徧干門之柳，正好朝天，看紅飛一騎之塵，卽催召驛，某僅存餘

息寧復他圖甚矣此行茫然後效書來吏部如聞
鸞鳳之音雲莫江東姑徹鱗鴻之訊

回陳制帥

制垣授任郎宿騰輝玉帳參籌萬里已經於長筭
紫庭弄印連營就畀於中權形勢增雄威名大振
竊以自昔荆襄之地實當南北之衝力戰而爭則
魏吳爲角立之勢相持以固則羊陸有堅守之規
合此兩路之權爲今一面之寄其任甚重有幾可
乘必得兼人之材用張復古之烈某官英猷蓋世
勁氣干霄筆陣堂堂長醜未多於李杜詞壇廩廩
短廡何有於曹劉幾年懷經濟之心一日赴功名

之會、含香覆錦、小銓疏渥、以通班、帕首腰刀、大將
趨庭而稟命、兵民輯睦、號令精明、迄成方召之勲、
入接臯夔之武、某俶聞異數、深激懦衷、愧慶積之
方修、荷珍亟之已逮、宿好爲屋、日望有聞、安用昔
人、草尺書而招贊普、當從執事、磨翠墨以勒燕然、

回趙鎮江

制閩疇功、名藩宅牧、控吳引楚、一江實護於風寒、
就日望雲、千里密環於畿甸、地嚴屏翰、任寄腹心、
某官雅度恢弘、雄材卓犖、銀潢疏潤、偉儀表於諸
劉、玉海觀瀾、標文章於仙李、屢騰治最、早簡宸知、
幾年懷經濟之心、一日赴功名之會、舞雞半夜、擊
楫中流、開督府以總師、奉皇威而敵愾、西陲制勝、
方圖淝水之勲、北府選賢、更倚長江之重、城高鐵
甕、日望淮陰、計日幾何、細數淮南之木、收功在末

須犁老上之庭云云

回癸未前三名

比承迂顧始遂披瞻更塵藻績之篇曲示綢繆之意劃若虹蜺之下飲爛然珠貝之橫陳誦詠以還佩服何已某官才全而氣屋學博而行醇平時自期古人惟涵養之有素一日流聞天下宜聲名之不凡豈知世俗稽古之榮但喜吾道逢辰之幸某偶不遺寶茲獲觀光公孫子務正以言已深慰於吾黨陸宣公不負所學更遠紹於前賢

回丙戌前三名

讀蘇公之論觀仁祖之朝四十二年凡十三榜登一二三之鼎甲得三十九之偉人不至三台僅止五士蓋選拔悉孚於人望故登用不專於科名由是而言得人乃重以今準昔胡獨不然某官學老而才雄氣和而色正惟十年玄豹養霧雨於重山故一日驥驪追天風於萬里充其可至端未易量猥辱臨門更煩染翰凜若寒松之誼爛然春藻之華某嘗試已昏何堪再割獨幸冀北萬群之地猶

識注濱八尺之竒，然昔日杏園常自慙其未至，顧
他時雲路更快覩於先登。

代求陞陟

服役甫爾，未效毫分，陳情卒然，不知倫等，念前賢
以終朝而拔士，故通國以古道而望公，推聖門長
育之心，破世俗故新之論，遂陵彘分，輒露愚衷，伏
念某學愧師承，訓遺先緒，厲廉勤之操，而耻爲表
襮之行，懷事功之念，而不萌競進之心，平平自甘，
赫赫何有，終更劇縣，服貳偏州，適當文制之新，復
取參承之舊，豈特受約束於下吏，固將觀道德於
暇時，蓋代聲名，依歸不記歲月，大府條教，犇走方

及朝昏寧知旬浹之間實滿生平之素某官典刑
諸老事業六經向來拱挹指撝所謂風行而雷厲
今則起居飲食何妨日晏以春溫方當宣暢皇靈
灑平宿憤漆胡王之首冰鐵障之山汎掃宮庭修
復陵廟百官迎於長樂之驛一人待於望春之樓
解帶逍遙鳴玉暇豫永贊無爲之化丕昭不世之
功倘於此時不入鈞造則將他日漫隔化樞賜歲
員褒表之章應銓部關陞之法顧豈乏揚州之三
表然不博淮東之一言雖竇人無以得金而孺子
恩光於台星同色之時自今日始

代與馬帥

李將軍之威名亦旣聞矣郭令公之風采行且見
之僭陳吞鯉之書少伸執雉之摯恭惟某官家傳
忠誼之學袖有韜鈴之篇百萬騎精兵運之掌上
數千里虜地在吾目中粵惟金陵寔號天塹復河
湟而定闕方將圖進取之謀由唐鄧以趨京詎止
作安全之計得人足任斯事非公將付之誰雖嫚

大漢乃舊匈奴固已赦而不汝問然問中國得新
名將自不戰而屈人兵中興之功指日以俟激單
于一杯之血誰無怒髮之心掃穹廬萬帳之庭獨
有運籌之畧當再見麒麟之象豈復聞衛霍之名
某竹節生孤桐心半瘁少年彈劍固嘗睥睨於功
名壯歲佩韋終以銷磨於日月一官庠序兩換年
華行趨絳幃之間伏謁玉帳之下久惟虎首燕頤
封侯之相要是竒才此豈麀頭鼠目求官之人能
成大事每深嘆於流俗乃甘心於腐儒唯求操筆

弄翰之工烏睹出將入相之事當五馬渡江之地
謬典文盟於三鱣講席之餘願觀武備

代上倉使

蟻甕浮沉何能爲役龍門突兀乃欲求知占義命
之屈伸係聖賢之好惡竊以上之人未嘗不思得
士下之人未嘗不斲致身由多奪於動搖之私卒
莫遂其交求之願還立法之初意掃末俗之頽風
時可言而人不言夫是謂之自棄上欲擇而下亦
擇貴於得其所歸某知有聖賢之門頗懷宇宙之

志冉冉歲月悠悠塵埃丹砂遠而俗骨難仙春草
短而饑腸未飽甫脫身於棲棘復屈意於酤錢
酌斗升無復難涯之量沈酣糟粕安知至味之醇
望清流何啻雲霄對故書幾無顏面非巨臂特掀
於泥淖則此生終墮於塵埃一紙春風雖已破梅
花之白九華仙洞尚冀逢桃實之紅諒有意於度
迷津之人決不惜於畀長生之籙况他人合浦之
珠已去而我公荆山之玉尚存終於與人而已焉
必其當我而可矣某官學有定力語無游言容兒

不形發和氣於脫畧邊幅之地精神滿腹斷大事
於從容指麾之間巍然忠誼之門隱若廟堂之老
不負聰明之寄能持刺舉之權凡被薦敷盡由特
達從當所得却當所拒請者不報與者不求遂令
宰予朽木之資亦動顏回鑄金之念惟大化之無
我寧寸莛之不春決意依歸自忘晉粵片言拔士
公既無愧於古人一節事君某豈有他於異日

代賀蘇提刑

出節內府，衣繡外臺，不犯于有司，已仰好生之帝
舜，以長我王國，更資式敬之蘇公，付以畫一之條。
仁哉九重之意，竊以爲郡者九部江之東，封壤表
延，民風錯迕，若建鄴當塗之鎮，其民務本而少爭，
如新安桐汭之區，其俗尚鬪而好訟，自餘五郡，畧
同二邦，夫豪右之吞細民，與官吏之困百姓，茲其
常也，此乃不然，富民則持州脇縣，而誣訴其長官，
貧人則負貨侵疆，而干陵其大室，固有不盡然者。

是則抑何多焉。厥今一道之平，有所托矣。如前數者之患，寧足慮哉。恭惟某官寬博而惠和，廉茂而峻整，醇醲陶育，申申故家之風。寬大布宣，循循儒者之治。列密分躔於天上，福星屢照於人間。謂物情覆甯，浩乎無窮，而吾心止水淵然，何累天討。五用人無一寬，論朝臣列等之功，豈須代日。當刑侍擇人之奏，必合上心。某學淺無津，面慙當講。代去雖無於幾日，不治已積於三年。自讀除書，日望光華之赫赫。亟修亟牘，少伸宿昔之卷卷。

代回林大卿

峙糧論最，部竹疏榮。細柳千營，已飽宿春於淮甸。驚濤萬里，更煩密護於江干。聞望素孚，封圻增重。恭惟某官老成宿德，康濟全才。廉靖持躬，合君子溫溫之度。慷慨遇事，有古人蹇蹇之風。惟朝廷深知其長才，故麾節幾徧於寰宇。念邊功之方起，仰餉事之獨高。雖正藉奇兵，要當百萬騎之精甲。然更資妙畧，亟從十二車之後塵。有詔自天，寧俟已日。某違離未遠，誦詠惟深。姑以徹聲，愧書詞之不

腆但知借潤望德宇之非遙

代上淮西總領

注倚弘深，寵靈超卓。宣王欲中興周室，將還文武境土之初。劉晏以戶部侍郎兼領江淮鹽鐵之重，儒術行而天下富，正人用而朝廷尊。竊惟治功方起之時，必有魁壘非常之士，即平日施行之事，卜他時運動之機，不有若人，何能為國。某官笑談樂易，體局方嚴，六經之間有格言，自信者篤三代之後，無直道，獨行不疑，屹若王人之尊，全然御史之日，時方多事，公不得辭，顧出簪彤管，入侍翠帷，雅

稱甘泉之法從然北限兔山東臨榆海實本中國
之故疆胡爲將軍之去禁庭正欲令公之示回紇
爰疏內渥俾宣外庸雖少遲趣行有詔之徵姑以
示如在本朝之意百辟聳明時之公論三軍喜天
子之加恩簪裳論恩上固欲以自近錢穀出入疇
能寬此顧憂萬竈烟濃粒粒宿舂於雲子千艘漕
至翩翩結陣於風帆問拒彘吾可無憂知吳起士
不忍畔當如蕭相國給饗終定於關中肯若王茂
洪爲計卒負於江左某徧行宇宙獨見華嵩知地
足依夾意來此一枝烏鵲消清樾之幾何萬里白
鷗喜恩波之愈闊蕭然奔走之困忽此光華之逢
雖不得挽五石而效前驅或可以畫半籌而禪未
議陳篇奏記而希薦牘何敢謬爲空言扈蹕參乘
而還上都會嘗紀此盛事

代上李提刑

學未習而傳正犯曾參之戒道得統而正幸知夫
子之歸遠依數仞之廡藉有一尺之牘恭惟某官
南州人物之冠先朝名誼之家詩書禮樂獨抱大

全法令憲章特爲餘事粵自依擔而得藥便當問
斗以乘槎自作徐飛不爲猛進常賜錦被明光殿
中留著繡衣番陽江上一散九郡春風之賜又看
中天促詔之來何日發汝墳會起華林之待半夜
見宣室不知帝席之前

代上宣撫

彤墀授節紫塞開牙內專執法之臺外制元戎之
閫名動江淮之草木膽寒沙漠之君酋向非一得
社稷之臣夫誰兼任軍國之事某官忠精惟一術
畧無雙筆陣獨掃千人軍特其餘事胸中自有百
萬甲久矣全模當胡星虜運垂盡之時正忠臣誼
士思奮之日念昭王南征不復之事孰不痛心讀
晉人諸陵重修之言猶有生氣有若坐忘犬戎荐
吞之憤何異甘爲梟獍無親之人是事要必屬公

而公亦以自任。昔也驅車出境，此虜盡在目中。今
焉緩帶輕裘，奇兵不出堂上。士無定勇，有善將則
十萬貔貅。地不在雄使，長淮亦百二形勢。顧中興
實關乎氣數，而此心將格乎神明。得人若茲，何事
不立。激單于一杯之血，此志已鬱百年。掃穹廬萬
帳之庭，至公乃能一舉。某濫膺世祿，粗守官箴。未
卽巖瞻，徒塵斗仰。三沐三熏，而奏記少伸。初贄之
共百戰百勝，以勞還行。睹中天之業。

代賀錢丞相

中興而來，命相不知其幾。名臣之選，閱史寔難其
人。直思如公，亡愧於古。昔在乙卯之歲，始有姦夫
之萌，昧冒匪材，隕粵敗任。萬事方虞於隄潰，片言
復動於兵端。百年扶持，一朝破壞。外滋敵侮，內失
人心。邊州之痛毒方深，沔水之癰疽繼作。人起衝
冠之憤，勢如累卵之危。搢紳畏縮，而不言。草茅激
烈，而無補。惟國家溷濡之久，何忠義摧落之微。坐
閱十年，曾無異議。頗憶往歲，嘗諭以書，謂來契丹

之兵皆以延廣之故彼聞甚怒某視若無忽起公
來殆由天意某自幕府之既罷會考秩之亦登解
綬秣陵假涂京口適張公之護將借幅紙以爲容
拜光儀於再見之間聽論議於數言之下汎及兵
中之梗槩仍叩淮壩之瑣詳諄諄憂國之詞懇懇
濟時之意思所見之人無如公者退卽以所聞誦
之諸公已而某參選亟歸閱日未久課聞偉事寔
出明公不煩神矛已授賊首裔戎膽落入豈知朝廷
之有人薄海風馳但見閭閻之起舞允允念黃舉足

垂方來某官氣勁而色和仁溫而義厲有文章而
又聽規諫素富貴而實處貧賤故能談笑之餘遂
成勛業之茂然天下尚有當爲之事而君子每貴
圖終之功顧能言者未必得行之可以行者恐不
得聞也某宿有經營之志中多齟齬之謀百一未
酬五十將至髮蕭蕭而漸白心炯炯以徒丹望我
公之有成匪仞墻之私慶盖功名一念誰獨無也
而君臣大義如何廢之念丙寅之秋下薦舉之詔
濫與五人之表嘗控一日之私謂固嘆知音不遇

焉。今能握造化者誰也。儻有士而不用，公寧拊髀於他時，因獻言而自媒，某則汗顏於今日。

代上執政

觀天地之間，陰陽和而萬物遂，由廟堂之上，股肱良而庶事康，坐令九隕之蹤，亦彼更生之造，竊以致身固為不易得時，尤其甚難。孟軻莫任於齊卿，夫子不畱於魯相，獲其位者幾何人哉。至於峩冠公卿，鳴玉殿陛，諫或以為誹，已行或以為招權，有正無時，行道安在。某官以太公鈞璜之望，膺高宗圖象之求，作礪之金，百鍊而愈剛，乘國之航，久操而益固，養松柏十年之幹，收驂騑一日之功，自昔

君臣之相逢，每貴功名之來晚，聖神當宁，禮貌大
臣，言無不從，事皆參決，既致身之若此，又得時之
如今，矧復問望足以聳縉紳，論議足以安社稷，內
拊百姓，外威四戎，上使星辰晝夜之順行，下令鳥
獸魚鱉之咸若，素懷所蘊，有識共期，太平之
夕，以俟，某文場點滂，宦海浮沉，縣綬方更，朝形監
著，丐外自效，臨遣爲榮，政方田疇之安變，乃庭幃
之起，正含辛而陟屺，俄會課以陞階，顧軀殘莫任
於加恩，殆魄定敢忘於懷德，深惟昔者有感，今茲

項纏總帳之悲，與睹袞衣之盛，開千載從龍之會，
動四方結綬之心，幸際光華，忍甘寂蔑，某宿依墻
仞，今幸鈞陶，覺山川日月之頓新，已見台躔之正，
與草木昆蟲而咸喜，豫知霖雨之來。

代上李安撫

少常伯之司民，項綴玉班之末，小諸侯之述職，今
依節制之尊，齊戍甫臨，漢符近合，少舒心府，恪有
詞亟，伏念某，嬾事貌言，安行命誼，寅緣薦牘，點滂
周行，簿正大農，承聯外府，備殫綿薄，亡補毫絲，自

詭牧人乃叨乘障，眷言古枯。允謂近藩，溪山信美。於他邦賦籍已賸，於諸邑垂簾。烟雨寧復夢騷人之詩，滿案文書徒自笑俗吏之事。急之則徠怨，鬱緩之則乏經常。訟謀紛紜，漫名道院。調度鄙薄，真成陋邦。右走會左，走溫適當空道。陸須車水，須艦殆無虛時。斗大一州，簧成衆口。匪私臨照，曷任調。膺某官擢秀大江之西，接武前輩之後。如晏曾之公子，公實兼之。若劉孔之弟兄，人所難者。請違雙關，東護三吳。一封辭彩，仗之紅雲。千騎破鯨江之

白浪萬壑，盡歸於紫筆。群盜已消於綠林，雖蓬海山高難久駐。崆峒之仗，况若耶風快看。亟參紫極之垣，某少而讀書，晚方試郡。敢不自力，少償平生。取能吏捷决之名，恐非美意。守儒生撫字之說，唯有一心。

代謝舉陞陟

幸有醇醪，可均卒醉。肯令羊食，不及御心。上施乎
施之仁，下激感恩之報。惟是心而以往，知何事之
不成。伏念某，情不自量，妄嘗有志。空懷意氣，欲爲
平曼之屠龍。自分力能，終取桓温之棄馬。本乏題
輿之素望，敢嘆日官之又原。誰遣此來，恃有公在。
伏堦除之下，曾未幾時。望門墻之高，不勝宿志。人
謂晉粵已亦凌競，一朝而拔十人。雖未遑於精擇，
後至而亦二食。終自愧於例蒙，某官道務曲成。心

存兼善參天傑幹多由雨露之恩涸水凡鱗亦借
風雷之便粲來褒袞凜若刺芒胸中之長缺然宦
業安在天下之事多矣世故未諳不屑誨之庶幾
可耳某敢不避曾參之席書子張之紳高明盡鉏
密粟求理挈故疆而還宗廟看卽成乎一之功收
多士而入鈞陶願終在生成之數

洛水集

卷十五終

